藏書序

卓吾先生隱矣而其人物之
高著述之富如珠玉然山暉
川媚有不得而自揜抑者蓋
聲名赫芾盈海内矣或謂先

生之為人與其所為書疑信者往往相半何居余謂此兩者皆遙聞聲而相思未見形而吠影者耳先生高邁肅潔如泰華崇巖不可昵近聽其

言泠泠然塵土俱盡而寔本
人情切物理一一當實不虛
蓋一被其容接未有不爽然
自失者也吾慨學者沉錮於
俗流而迷沿於聞見於人之

言非其所耳熟不以信先生
程量今古獨出胸臆無所規
放聞者或河漢其言無足多
怪夫孔翠矜其華采顧影自
耀人咸惜之固矣若蛟龍之

興雲雨雷電皆至[illegible]䨴百里即震驚者不無而卒賴其用豈區區露細巧媚世好而足哉先生之言何以異是總之衆人之疑不勝賢豪者之信

疑者之恍忽不勝信者之堅
決余知先生之書當必傳久
之學者復耳熟於先生之書
且以爲衛鑑且以爲蓍龜余
又知後之學者當無疑雖然

此非先生之欲也有能抉腸剔腎盡翻窠臼舉先生所是非者而非是之斯先生忻然以為旦暮遇之矣書三種一藏書一焚書一說書焚書說

書刻於亭州今為藏書刻於
金陵凡六十八卷
萬曆己亥秋日琅琊焦竑書

藏書序

予為左轄時獲交卓吾先生于楚先生手不釋卷終日抄寫自批自點自歌自讚不肯出以示人予因異而問焉先生曰吾鎮日無事只與千古人為友彼其

作用多有妙處其必多有不可知處既已覷破實不与舊時呂架同如何敢以語人也以故特書而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後爾予聞而疑之試竊取以讀之則是其包羅千古鑑別衆形古

昔哲后碩輔名儒大將意念深
沉事功彪炳以及篡逆不道之
倫伎藝諷諫之類靡不悉載中
間治亂興敗貞佞賢奸一從胸
懷點綴以出品隲區別援事直
書真可謂斷自本心不隨人唇

吻者也非欲以為異也而何必
藏之名山以待後之人乎但先
生孤介峭直自閩入滇自滇適
楚寄跡禪林栖心罔筆雖徑稍
别疑謗叢生即今世之人已無
有知者又何望於後世之人之

知也夫世儒局于成説膠固胸中尺寸不失雖能凝神乎寐以相印察其行事之實而獨窺其不傳之真鄉乎謂先生此書千百世後經筵以進讀科場以取士如所之無疑也兹遊金陵

覓舊侶閱其書已為好事者所
梓業与四方人士共之矣噫或
庶幾即有知先生者哉
旹
萬曆己亥秋
賜進士出身吏部左侍郎前郡

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翰
林院庶吉士沁水劉東星譔

藏書紀傳總目前論

李氏曰人之是非初無定質人之是非人也亦無定論無定質則此是彼非並育而不相害無定論則是此非彼亦並行而不相悖矣然則今日之是非謂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謂爲千萬世大賢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謂予顛倒千萬世之是非而復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則予之是非信乎其可矣前三代吾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然則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夫是非之爭也如歲時然晝夜更迭不相

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後日又是矣。雖使孔夫子復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罰賞哉。老來無事。爰覽前目。起自春秋。訖於宋元。分爲紀傳。總類別目。用以自怡。名之曰藏書。藏書者何。言此書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書也。而無奈一二好事友朋。索覽不已。予又安能以已邪。但戒曰。覽則一任諸君覽觀。但無以孔夫子之定本行罰賞也。則善矣。

藏書世紀列傳總目　　前有總論

卷之一

世紀總論

九國分爭

東周　　西周

周之無王久矣此東西周君耳非周王也周王久已寄食於東西周矣

燕　　田齊

魏　　趙

韓　　楚

秦

卷之二

混一諸侯

呂秦始皇帝　二世胡亥附

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胡亥書名、書附者何、若胡亥不附、始皇安所見耶、

匹夫首倡

陳王勝

古所未有、故特揭而書其名、

英雄草創

西楚霸王項籍
自是千古英雄、不成帝、故書名、

乘時復國
齊王田横
賢矣哉田氏三君、安可泯也、

神聖開基
漢高祖皇帝　西漢共二百一十一年
孝惠帝附　書附、無可紀也、稱帝、猶成君也、以下
皆然

卷之三

明聖繼統

漢孝文皇帝　孝景帝附

英雄繼創

漢孝武皇帝

守成明辟

漢孝昭皇帝

守成令主

漢孝宣皇帝

元成哀平附　吁此不足稱帝矣

簒弑盜竊

新莽王氏

乘亂草竊

公孫述

卷之四

聖主重興

漢世祖光武皇帝

守成明辟

漢孝明皇帝

章帝以後附

東漢一百九十四年降爲公又八十九年

三國兵爭

曹魏　孫吳
劉蜀
姧臣簒奪
晉司馬氏　共五十三年
稱司馬者別牛晉也然則司馬氏僅僅兩世爾費
許多機巧何益哉
卷之五
南北兵爭
南朝
晉牛氏　共九十八年　宋劉氏　共六十二年

齊蕭氏　共二十三年　梁蕭氏　共五十四年

陳陳氏　共十九年

卷之六

北朝

漢劉淵　後趙石勒

燕慕容廆　秦符洪符堅

西燕慕容沖　後燕慕容垂

南燕慕容德　後秦姚萇

北魏索頭虜　聖主文帝宏

北齊高歡

北周宇文泰　聖主武帝邕附

卷之七

混一南北

隋楊堅　二世共三十六年

雖同爲混一而不得比秦始稱帝矣

隋煬帝楊廣附

廣比胡亥自勝是以稱帝

因亂使智

魏公李密

亡命草創

夏主竇建德

英主肇興

唐太宗皇帝　唐子孫附　唐共三百零六年

嗚呼、唐之孫子、哀哉、

篡弑巨盜

後梁朱温

討逆正位

後唐莊宗

賢主明宗附　此不宜稱附、而限於時代矣、然賢

聖、終難泯也、歟哉

借兵臣虜
後晉石敬塘
乘便竊位
後漢劉暠
因時援立
後周郭威
聖主柴世宗附

卷之八

聖主推戴
宋太祖皇帝
宋共三百一十九年
繼統人主

宋太宗皇帝

真宗附　雖曰附猶以宗稱

守成賢主

宋仁宗皇帝　　英宗附

求治眞主

宋神宗

哲徽欽附　嗚呼此皆不得稱宗矣

偏安一隅

宋高宗　　孝宗等附

附載

遼　金

華夷一統

元

卷之九

大臣傳　凡五門

大臣總論

一因時大臣

漢叔孫通　曹參

丙吉

晉王導　附王夷甫　謝安

二忍辱大臣

唐婁師德　狄仁傑　附朱敬則

三結主大臣

漢蕭何　公孫弘

符秦王猛　傳見智謀名臣

唐李泌　傳見智謀名臣

宋呂夷簡　傳見智謀名臣

卷之十

四容人大臣

東漢陳寔　附陳羣　劉蜀蔣琬

晉山濤　羊祜
唐房玄齡杜如晦　盧懷慎
郭子儀
宋呂蒙正　王旦
畢士安　附李允則　文彥博

卷之十一

五忠誠大臣

燕樂毅　趙藺相如
齊魯仲連　魏侯嬴　傳見直節名臣
漢張良　田叔孟舒

張安世

孫吳周瑜

卷之十二

劉蜀諸葛亮　附傳　唐裴度

宋呂端　李沆

韓琦

卷之十三

名臣傳　凡八門

一經世名臣

漢魏相　晉江統

唐馬周　　魏徵 傳見行業儒臣
李德裕
後唐郭崇韜
卷之十四
宋趙普　　張齊賢
向敏中　　蘇頌
邵雍 傳見德業儒臣　　范純仁
程顥 傳見德業儒臣　　呂好問
楊時 傳見德業儒臣　　葉適
崔與之

元劉秉忠　廉希憲　傳見行業儒臣

耶律楚材　傳見數學儒臣

卷之十五

二疆主名臣

秦商鞅　趙毛遂　李同

韓韓非　申不害

漢周勃　鼂錯

郅都　張騫

雋不疑　龔遂

傅介子　鄭吉

王尊
東漢董宣

卷之十六
唐張柬之　李吉甫
杜黃裳
宋寇準 附高瓊　王曾
富弼　沈括
李綱 附种師道　趙鼎
陳亮　虞允文

卷之十七

三 富國名臣

富國名臣總論

魏李悝

漢孔僅桑弘羊　耿壽昌

隋長孫平

唐戴冑　劉晏

宋陳恕　趙開

卷之十八

四 諷諫名臣

齊淳于髡　楚優孟

秦優旃　　趙左師觸龍
齊巖下貫珠者　　後唐敬新磨
附錄
齊晏子　　晉師曠
魏魏敬　　漢東方朔
劉蜀簡雍
孫吳諸葛瑾　　李忠臣
唐谷那律　　王方慶

卷之十九

丘循良名臣

漢張釋之　文翁
路溫舒　兒寬
杜延年　朱邑
于公于定國　何武
東漢卓茂　魯恭
唐徐有功　房琯
武元衡

卷之二十

六才力名臣

秦李斯

漢趙廣漢　田延年
黃霸　張敞
尹翁歸　韓延壽
召信臣
卷之二十一
漢薛宣　尹賞
朱博　翟方進
北魏李崇
唐張嘉貞　崔佑甫
宋張咏

卷之二十二
七智謀名臣
智謀名臣總論
東周蘇秦　蘇代
秦張儀　陳軫
魏犀首
秦樗里子　甘茂甘羅
魏侯嬴　傳見直節名臣
卷之二十三
秦范雎　蔡澤

齊孟嘗君　馮讙
楚春申君　齊魯仲連　傳見忠誠大臣
秦呂不韋李園　蒯通
廝養卒
卷之二十四
漢陳平　張良　傳見忠誠大臣
酈食其　張耳
婁敬　陸賈
朱建　韓安國
王先生

東漢虞詡

卷之二十五

曹魏荀彧　滿寵

荀攸　賈詡

程昱　郭嘉

董昭　劉曄

孫吳魯肅　周瑜　傳見忠誠大臣

呂蒙　傳見大將　陸遜陸抗　傳見大將

曹魏劉巴

劉蜀龐統　法正

卷之二十六

符秦王猛

唐姚崇　李泌

宋呂夷簡

卷之二十七

八直節名臣

楚屈原　吳伍員　楚申包胥

晉豫讓　齊聶政

齊魏子與粟賢者　魏無忌侯嬴朱亥

齊魯仲連　傳見忠誠大臣　趙虞卿平原君

齊王蠋　趙肥義

燕荆卿田光高漸離鞠武燕太子丹

卷之二十八

漢濮陽周氏魯朱家　季布欒布

周昌周苛　張良　傳見忠誠大臣

貫高　汲黯

蘓武　霍光

金日磾　朱雲

王章　龔勝等三十九人

東漢董宣　傳見彊主名臣

卷之二十九
東漢朱暉朱穆　彭修
李善　范式孔嵩
王忳　戴封
李固杜喬　附李郃　陳蕃朱震
卷之三十
東漢皇甫規　史弼等
趙岐孫嵩　李膺景毅夏馥何顒
賈彪　范滂
王允等　孔融脂習

田疇

晉周處　祖逖

劉琨

卷之三十一

晉嵇康嵇紹

唐安金藏　辛讜

顏眞卿顏常山　劉蕡李郃

宋劉安世　蘇軾　傳見詞學儒臣

陳東　陳瓘

胡銓等　洪皓

汪立信等　陸秀夫劉鼎孫

文天祥等　家鉉翁

謝枋得等

卷之三十二

儒臣傳　凡二門

一德行儒臣

二文學儒臣

德行門　又分爲二

一德業儒臣

德業儒臣前論

東周荀卿　孟軻　附樂克論
漢楊雄
東漢馬融　鄭玄
隋王通
宋胡瑗　穆脩
李之才　邵康節
周濂溪　程明道
楊時　謝良佐
羅從彥　李侗
張九成　陸九淵

楊簡
元吳澄　黃澤
德業儒臣後論
卷之三十三
二行業儒臣
行業儒臣總論
漢申屠嘉　蕭望之
孔霸孔光　王嘉
東漢第五倫　宋弘
袁安　黃瓊

楊震等　附晉蔡謨隋高熲

卷之三十四

唐黄珪　魏徵

宋璟　附魏元忠 韓休　楊綰　附韋貫之

陸贄　裴垍

李絳

宋李昉　錢若水

杜衍　范仲淹　傳見大將

張方平　司馬光

呂公著　呂大防

范鎮　范祖禹
程頤 傳見易經學儒臣　張載 傳見易經學儒臣

卷之三十五

宋鄒浩　呂大臨
胡安國 傳見春秋經學儒臣　陳師道
張浚　張栻
楊萬里　朱熹 傳見經學儒臣
陸九齡　趙汝愚 附傳
蔡元定 傳見經學儒臣　呂祖謙 傳見經學儒臣
陳俊卿　眞德秀

元廉希憲　許衡　傳見經學儒臣
姚樞　虞集

卷之三十六

文學門　又分爲五

一詞學

漢賈誼　賈山
枚乘枚皋　鄒陽
嚴助　朱買臣
吾丘壽王　主父偃
徐樂嚴安　終軍

卷之三十七

漢司馬相如　伍被

王褒　劉向

揚雄　傳見德業儒臣

東漢張衡　傳見　崔篆崔駰崔瑗崔寔

王充　王符

仲長統　蔡邕

禰衡

卷之三十八

曹魏曹子建　王粲等

晉張華　陸機
左思
宋謝靈運等　顏延之　附劉穆之
鮑照
齊謝朓　沈約
唐陳子昂　許敬宗　附李義甫
張說　蘇頲
張九齡　李白　附張旭裴旻

卷之三十九

唐杜甫　王維

韋應物 附李揆　白居易
韓愈 附孟郊等　柳宗元
宋王禹偁 附丁謂　歐陽脩
王安石　蘇洵
蘇軾　蘇轍 附張耒
曾鞏
卷之四十
二史學
漢司馬遷　東漢班彪班固
劉蜀陳壽 附王隱　宋范曄

北魏崔浩　高允

北齊魏收

卷之四十一

唐姚思廉　李延壽

吳兢　劉知幾

宋宋祁　鄭樵

元歐陽玄

卷之四十二

三數學　又分四門

一音律門

隋萬寶常　宋魏漢津

二曆象門

唐李淳風　僧一行

元郭守敬

三占卜門

晉管輅　郭璞

索紞

唐嚴善思　周傑

宋竇儼　劉敞

元耶律楚材

四星相門
曹魏朱建平
唐袁天綱　王遠知
卷之四十三
四經學　又分六門
一易經
漢田何等　張禹
京房
晉王弼
宋程頤　附譙定　張載

元許衡

二書經

漢伏生歐陽生夏侯勝等

李尋　歐陽歙

東漢伏湛　孔僖

三詩經

魯詩

漢申公　韋孟韋賢韋玄成

薛廣德

齊詩

漢轅固　匡衡

翼奉　平當

韓詩

漢韓嬰

毛詩

漢毛公　附衛宏

卷之四十四

四春秋

漢董仲舒　王吉

貢禹　疏廣疏受　附宋孫復

宋胡安國

公羊春秋

漢胡母生眭孟嚴彭祖

東漢何休　丁恭

穀梁春秋

漢瑕丘江公　晉范甯

唐啖助

左氏春秋

漢張蒼等　劉歆

東漢賈逵　鄭衆

晉杜預

卷之四十五

五禮經

漢高堂生　二戴

梁皇侃　北齊熊安生

宋陳暘

六五經

漢許愼　魏王肅

梁崔靈恩　隋劉焯劉炫

唐孔穎達

宋朱熹　蔡元定
呂祖謙等
卷之四十六
五藝學　又分三門
一字藝
魏鍾繇　晉王羲之　附子敬等
唐褚遂良　懷素　附山谷
宋蘇軾　傳見詞學儒臣　元趙孟頫
二畫藝
晉顧凱之　張僧繇

唐吳道元

五代郭忠恕　郭熙

黃筌

宋李公麟

三器藝

魏馬鈞　元藝元

卷之四十七

武臣傳　凡三門

武臣總論

一大將

吳孫武子孫臏　齊穰苴
魏吳起
趙李牧　趙奢
漢韓信　周亞夫
卷之四十八
漢趙充國　陳湯
東漢寇恂
卷之四十九
東漢班超班勇　鄧訓
虞詡　傳見智謀名臣

吳周瑜　傳見忠誠大臣　呂蒙

陸遜陸抗

晉馬隆　西魏韋孝寬

卷之五十

唐李靖　裴行儉

郭震　張仁愿唐休璟

王嗣宗　附哥舒翰　李光弼

張巡許遠

卷五十一

唐段秀實　李晟

李愬　高仁厚
宋曹瑋　范仲淹
狄青　种世衡
卷五十二
宋宗澤　岳飛
韓世忠　吳玠吳璘
孟珙
卷五十三
二名將
齊田單

秦白起　王翦
漢衛青　附霍去病　李廣
李陵
東漢耿弇　吳漢
段熲
卷五十四
曹魏張遼　劉蜀姜維
曹魏鄧艾　晉王濬
後周賀若敦　長孫晟
隋楊素

宋劉錡　余玠

元董摶霄

卷五十五

三賢將

賢將論

東漢鄧禹　馮異

馬援　皇甫規 傳見直節名臣

皇甫嵩　朱儁

張奐

卷五十六

劉蜀關羽 張飛

唐李勣 王晙

渾瑊 李抱眞

李光顏

宋曹彬

卷五十七

賊臣傳 凡七門

一盜賊

漢赤眉賊劉盆子等 後魏破六韓拔陵

唐黃巢

二妖賊

東漢黃巾賊張角　五斗米賊張魯

晉奉五斗米賊孫恩　隋宋子賢

三貪賊

宋蔡京　賈似道

四反賊

唐僕固懷恩　李懷光

卷五十八

五殘賊

漢甯成周陽由等　趙禹張湯

江充　嚴延年
唐裴延齡　皇甫鎛
宋蔡確　邢恕
史嵩之　附史彌遠
卷五十九
六逆賊
東漢董卓　附呂布
晉王敦　桓溫桓玄
唐安祿山史思明　李希烈
朱泚

殺母逆賊附

漢王陵殺母　東漢趙苞殺母

晉溫嶠殺母

七奸賊

唐李林甫　盧杞

宋秦檜附湯思退

卷六十

親臣傳　凡五門

一太子

漢戾太子據　隋太子勇

唐太子建成　太子忠
太子弘　太子憲
太子瑛

卷六十一

二諸王 附宗室

漢楚元王交　梁孝王武
河間王德　中山王勝
東平王蒼　楚王英
朱虛侯章　吳王濞
淮南王長

晉八王 附齊王攸
宋劉義康
卷六十二
三外戚
漢史丹 王商
傅喜 陰興
樊儵 梁冀
東漢竇武 附胡騰 晉楊駿
唐長孫無忌
卷六十三

四后妃

漢馬后
班倢伃
唐長孫后
宋曹后
高后
孟后
漢呂后
趙后
竇后 竇憲鄭衆附
晉賈后 賈充附
隋獨孤后
唐武才人 吉頊附
韋庶人
壽王妃楊氏 楊國忠附

卷六十四

五公主

宋荊國主　駙馬李遵勗附

唐太平公主　安樂公主

列女附

漢桓少君　王霸妻

姜詩妻龐氏　班姬

樂羊子妻　李穆妻

孝女曹娥　龐淯母趙娥

皇甫規妻　陰瑜妻荀氏

孝女叔先雄　晉羊耽妻辛氏

隋洗氏夫人　元謝枋得妻李氏

卷六十五

近臣傳　凡三門

一宦官

漢正直宦官呂彊　唐小心宦官高力士

唐忠謹宦官馬存亮　嚴遵美

後唐忠節宦官張承業

以上皆大賢有益於國者

秦趙高　狠賊

漢石顯　固寵　單超等五侯　恃恩
曹節王甫等　結恨　侯覽　報怨
張讓趙忠等　固寵
唐李輔國　恃功　程元振　恃功
魚朝恩　恃恩　仇士良　悖逆
二嬖幸
漢鄧通　董賢
三方士
漢李少君少翁謬忌欒大公孫卿
卷六十六

外臣傳 凡四門

一時隱外臣

漢梅福 逢萌王君公等
周黨等 周燮馮良
韓康 范丹
漢濵父老 陳留父老
魏桓 姜岐
申屠蟠 黃憲
戴良 袁閎
郭泰 徐穉

管寧　王烈

夏馥 傳見直節名臣　龐德公　司馬德操

魏張臶　焦光

隋李士謙　崔廓　張文詡

唐元德秀　鄭遨等

宋南安翁　蘓雲卿

卷六十七

二身隱外臣

東周莊周　列禦寇　秦四皓

漢嚴遵　鄭樸

向長禽慶　　野王二老
嚴光　　井丹
閔仲叔荀恁　　梁鴻高恢
高鳳　　臺佟
矯愼馬瑤　　樊英
周勰　　法眞
魏寒貧子　　翟莊
晉孫登　　皇甫謐　附楊王孫
陶潛
五代陶弘景　　宗測

馬樞　阮孝緒

眭夸　李謐

孔淳之　翟法賜

臧榮緒　朱桃椎

唐孫思邈　武攸緒

崔覲　陸龜蒙

司空圖

宋陳摶　邵雍　傳見德業儒臣

魏野　林逋

張墍　順昌山人

元劉因

卷六十八

三心隱外臣

戰國魯仲連　傳見忠誠大臣

晉阮籍　劉伶

隋王績　唐李白　傳見詞學儒臣

宋种放

四吏隱外臣

吏隱外臣總論

戰國侯嬴　傳見直節名臣　韓張良　傳見忠誠大臣

漢東方朔　楊雄 傳見詞學儒臣
胡廣　蜀譙周
晉王導謝安 傳俱見因時大臣
唐婁師德 傳見忍辱大臣　白居易 傳見詞學儒臣
鄭綮
五代馮道

藏書世紀列傳總目終

後有總論

藏書紀傳總目後論

李卓吾曰聖主不世出賢主不恒有若皆如漢祖孝文孝武之神聖孝昭孝宣之賢明則又何患乎其無臣也雖聖主難逢而賢主亦難遇然後大臣之道斯爲美矣故傳大臣大臣之道非一有因時而若無能者有忍辱而若自汚者有結主而若媚有容人而若愚有忠誠而若可欺以罔者隨其資之所及極其力之所造皆可以輔危亂而致太平如諸葛孔明之輔劉禪可以觀矣非謂必兼全五者而後足當大臣之名也大臣又不可得於是又思其次其次則名臣是已故傳名臣夫大臣之難遘亦猶聖主之難遭

也。倘得名臣以輔之。亦可以輔幼弱而致富疆。然名臣未必知學。而實自有學。自儒者出。而求志達道之學興矣。故傳儒臣。儒臣雖名爲學而實不知學。徃徃學步失故。踐迹而不能造其域。卒爲名臣所嗤笑。然其實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亦無怪其嗤笑也。自儒者、以文學名爲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爲武。而文武從此分矣。故傳武臣。夫聖王之王也。居爲後先疏附。出爲奔走禦侮。曷有二也。唯夫子自以嘗學俎豆、不聞軍旅、辭衛靈。遂爲邯鄲之婦所證據。千萬世之儒。皆爲婦人矣。可不悲乎。使曾子有子若在。必知夫子此語。卽速貧速朽之語。非定論也。武臣之興。起於危

亂。危亂之來。由於嬖寵。故傳親臣。傳近臣。傳外臣。外臣者。隱處之臣也。天下亂則賢人隱。故以外臣終焉。嗚呼。愛人家國之託者。慎無刻舟求劍。託名爲儒。求治而反以亂。而使世之真才實學。大賢上聖。皆終身空室蓬户已也。則儒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信矣。若康節先生。明道先生。龜山楊先生。皆儒也。雖曰古之大臣。又誰曰不宜。又誰敢嗤之。作列傳。

世紀總論

李生曰、一治一亂若循環、自戰國以來不知凡幾治幾亂矣、方其亂也、得保首領巳爲幸矣、幸而治、則一飽而足、更不知其爲麤糲也、一睡爲安、更不知其是廣廈也、此其極質極野無文之時也、非好野也、其勢不得不野、雖至於質野之極而不自知也、逮于若孫、則異是矣、耳不聞金鼓之聲、足不履行陣之險、惟知安飽是適而巳、則其勢不極文固不止也、所謂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雖神聖在上不能反之於質與野也、然文極而天下之亂復起矣、英雄並生逐鹿不巳、雖聖人亦順之爾、儒者乃以忠質文並言、

不知何說文謂以忠易質以質捄文是猶不根之甚矣夫人生斯世惟是質文兩者兩者之生原於治亂其質也亂之終而治之始也乃其中心之不得不質者也非矯也其積漸而至於文也治之極而亂之兆也乃其中心之不能不文者也皆忠也夫當秦之時其文極矣故天下遂大亂而興漢漢初天子不能具鈞駟雖欲不質可得耶至於陳陳相因貫朽粟腐則自然啓武帝大有爲之業矣故漢祖之神聖堯以後一人也文帝之用柔文王羑里以後一人也西楚繼蚩尤而興霸孝武紹黃帝以增廓皆千古大聖不可輕議羣雄未殄則禍亂不息亂離未甚則聖神不生

一文一質一治一亂於斯焉見矣

藏書世紀卷一

溫陵　李載贄　輯著

虎林　沈汝楫
　　　金嘉謨　重訂

　　　沈繼震　校閱

九國兵爭

東周西周

周烈王立十年崩弟顯王立顯王立四十八年崩子慎靚王立慎靚王立六年子赧王立。先是敬王四年子朝奔楚。王雖反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

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爲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之名猶未立也及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是爲東周以鞏與成周俱在王城之東也班之兄仍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也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雖各有所食而周尚爲一至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直寄焉而已周之分東西自此始矣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靚王以上皆在東赧王立始遷於西周卽王城舊都也後秦昭王使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而遷西周

君於慿狐後七歲而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東西周皆入秦

周遂不祀

燕

燕召公奭之後也國於幽州傳至文公卒子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易王卒子燕噲立子之相燕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于子之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湣王因而伐燕燕君噲死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於燕破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

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于燕、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疑毅、使騎刼代之、毅因亡走趙、齊乃悉復得其故城、惠王七年卒、武成王立、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卒、子今王喜立、立四年、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名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

兵、不可、燕王怒、卒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將而攻鄗、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無以自往、往無成功、王蹵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鄗、樂間奔趙、廉頗遂至燕、圍其國、燕相將渠處和、趙乃解、九年、秦王政即位、燕太子丹質秦、亡歸、陰使荊軻襲刺秦王、不中、秦王怒、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拔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田齊

田齊。齊之後、封於陳。齊桓公時、陳敬仲奔齊。其子孫世爲大夫。執齊權。至陳恒弑齊簡公。恒之孫和、遂篡齊。齊威王初卽位、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卽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遂起兵西擊趙魏。敗

魏於濁津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趙人歸我長城於
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諸侯聞
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
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
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
威王曰、寡人之所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
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
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
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
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此照千里、

豈特十二乘哉、魏惠王慚、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霸於秦、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韓氏請救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愼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宣王曰、韓子盧者、天下

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于前、犬廢于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勌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三十六年、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併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各出銳師以伐齊、燕將樂毅、遂入臨淄、湣王走莒、楚使淖齒將

兵救齊因相齊湣王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傭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憐而常竊衣食之淖齒旣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旣立立太史氏女爲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而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襄王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而相之襄王卒子建立十六年君王

后卒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以亡齊王建欲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王爲可爲謀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閒者百數王收而

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李卓吾曰齊之亡甚無謂齊王建餓得亦甚可憐然如建

者不餓死中甚用也餓死一無用痴漢而可以全活數十百人猶且爲之況全齊百萬生靈乎干戈不格且四十年戰國之民齊何獨幸與夫天之立君本以爲民爾由此觀之雖謂建有大功德於民亦可

魏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畢公佐武王有功封於畢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滅魏以封畢萬子孫遂以國爲氏傳至魏斯與韓趙共滅晉而分其地魏安釐王四年秦破魏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魏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割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乎便則食不便則止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

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景湣王立、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趙

先是趙夙爲晉大夫其子衰有功於晉故子孫世爲大夫傳至趙鞅鞅傳子無卹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

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
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
户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
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
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諫曰、主不備、
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不
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
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
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
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

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

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産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

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趙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無恤傳子籍是為烈侯與韓魏共分晉地都邯鄲四傳至武靈王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十六

年、王游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既寵立為惠后、生子何、十九年、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名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六年、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

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國相、并傳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之母有寵、故武靈王廢長子章而立之、而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趙惠文王三年、主父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又使田不禮相章、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殺肥義、公子成與李兌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而主父遂餓死、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四年、韓氏上黨守馮亭

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乃令楚勝受地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殺趙括坑降卒四十萬

圍邯鄲、趙使教諒至秦、秦王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教諒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長平敗後、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秦乘七勝之威戰於長平之下、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兵罷於邯鄲、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

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
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彊燕是使弱趙爲彊
秦之所以攻而彊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彊秦以休兵承
趙之敝故臣未見其可也二十年秦王政初立明年孝成
王卒悼襄王立至幽繆王遷七年秦人攻趙趙殺其大將
李牧而王遷降邯鄲入秦

韓

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曰韓武子、世爲晉大夫、至韓虔、與趙魏共滅晉、分其地、始列爲諸侯、傳至宣王、謂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河西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黨以擅其主、或外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十六年、秦敗我修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

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
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
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
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
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
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韓秦
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
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
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
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

王言其情、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絶彊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韓王不聽、遂絶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二十一年、宣惠王卒、襄王立、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二十三年、趙魏攻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使陳筮說秦相穰侯、穰侯乃發兵救韓、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十年、秦擊太行、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二十九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九年、秦虜

王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

楚

楚，羋姓，顓頊之後，周成王封熊繹於楚，後因周衰，遂僭稱王，春秋時，莊王致霸，傳至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乃爲齊王往見昭陽說之，昭陽遂引兵去，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儀南見楚王，說楚絕齊，請與商於地六百里，卒爲秦所欺，楚絕齊，秦卒不與地，三十年，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後去，楚王患之，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禦秦

秦虎狼不可信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歡心於是往會秦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不許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立頃襄王而告於秦曰國有王矣秦昭王怒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趙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頃襄王三年懷王病卒於秦秦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二十七年頃襄王卒子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

十九房○二○椎○矣○ ○ ○

悍立、幽王卒、弟哀王立、哀王庶兄負芻之徒、因襲殺哀王而立負芻、四年、秦將王翦破楚軍于蘄、殺將軍項燕、五年、王翦遂破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郡

秦

秦之先秦仲周宣王時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子五人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與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大丘并有之爲西陲大夫莊公卒子襄公代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數傳至穆公又至獻公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獻公卒子孝

公立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
魏與秦接界時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
與中國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
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脩德行武東
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
賀為後世開基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
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
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
脩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
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

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政、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誘三晉人耕稼於內、使秦人力戰於外、孝公善之、卒用鞅法、二十四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二十八年、惠王卒、子武王立、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死、武王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昭王五十一年、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盡獻其邑三十六城、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孝文王除喪即位、三日卒、子莊襄王立、四年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帝

藏書世紀卷二

混一諸侯

秦始皇帝

秦始皇帝者莊襄王子也名爲政當是時秦地已幷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九年王冠帶劒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

矦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
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
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
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
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至二十

可○見○斯○是○繚○替身

六年、秦遂幷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
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
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御史大夫等議曰、
古有天皇、有地皇、有太皇、太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
曰太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

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朕聞上古有號毋謚
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朕弗
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
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方今
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
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
馬更名河曰德水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
不爲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
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讐諸侯更誅伐
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內頼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

予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游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

上鄒嶧山立石頌秦功德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作瑯琊臺立石刻辞人徐市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州請得齋戒與童男童女求之於是發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也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於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

山樹赭其山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快人爲盜所
驚乃登之罘刻石旋遂之瑯琊道上黨入三十一年更名
臘曰嘉平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
池見窘武士擊殺盜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
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因使韓終侯公
石生求仙駛人不死之藥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奏錄圖
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
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清
臣頌秦威德始皇說博士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
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

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始皇下其議

大是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

各以治三字甚可賞

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越言乃三代之事

憸佞恐其亂義李斯之人明矣

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

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

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

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

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

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

幸自殞身滅族者咗矣

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

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五年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營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宫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

始可得也於是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幃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幷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

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于上郡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三十七年始皇帝出游左丞相李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

直使○儒○生○至今爲害怕　滅

秦大機祥

○天○也○人○也

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籍柯渡
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北二十里、從峽
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
北至瑯琊、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乃詐曰、蓬
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願請善射與俱、始皇乃令
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罘
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于沙丘、車
府令趙高、丞相李斯、矯詔立胡亥、賜長子扶蘇死、胡亥立、
是為二世、已而趙高譖殺李斯、又弒二世、立子嬰降、號為
王、子嬰殺趙高、漢兵入關、子嬰降而秦亡

匹夫首倡

陳王勝

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少時、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而嘆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元年秋、發閭左戍漁陽、勝與陽夏人吳廣皆爲屯長、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

楚人憐之、或以爲尚在、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
廼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
鬼乎、勝廣喜、念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
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
之次所旁叢祠中、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
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
用、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以忿恚尉、令辱之、以激衆、尉果
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
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籍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
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 耳、侯王將相寧有種

乎、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爲將軍、以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行收兵北至陳兵車已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矣、遂攻陳入據之、而號召其縣三老豪傑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勝乃立爲王、號爲張楚、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勝乃以廣爲假王、監諸將、西擊滎陽、當此時、秦令少府章邯發兵以擊楚軍、廣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因相與矯陳王令誅吳廣、而獻其首於勝、勝因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

將、西迎秦軍、臘月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勝
以降秦、勝王凡六月而死、葬於碭、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
王將相竟亡秦、由勝首事也、至高祖時爲勝置守冢三十
家、嗚呼此所以稱高祖與

英雄草創

西楚霸王項羽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兵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卽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梁嘗殺人與籍避讐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度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

梁自此奇籍籍身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鼎、才氣過人、秦二世元年、陳勝起會稽、假守殷通素賢梁、梁謂守曰、方今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出戒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眴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讋伏、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

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謹信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迺請陳嬰欲立嬰爲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吾爲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迺以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

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沛公與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又大破秦軍斬李由梁再破秦軍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乃使

宋義如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啣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而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計事而說之因以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

破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鬭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令者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彊、何敝之承、吾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今不卹士卒、而徇私宴、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

大不是

好漢

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讋服、莫敢支吾、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迺悉引兵渡河、已度、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

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千古好漢）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羽乃立章邯為雍王。漢元年，羽將諸侯兵，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期旦日與沛公軍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曰：臣與將軍勠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

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因畱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

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劒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厠因招樊噲出沛

公已出項王使人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楯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

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後數日、項王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項王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項王使人致命於懷王、

懷王曰、如約、項王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顓主約、乃陽尊懷王爲義帝、項王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巳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及漢王還定三秦、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項王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被殺、項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盡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至北海、所

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
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以故漢王得劫五諸侯
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
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漢王
乃與數十騎遁去漢稍收散卒至滎陽諸敗軍復會因築
甬道取敖倉食三年項王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項
王欲聽之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項王乃急
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項王
以故疑范增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
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

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以數十騎從西門出漢王西入關復收兵還出宛葉間項王聞之卽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項王復東擊彭越漢王遂引兵北軍城皐項王巳破走彭越復引兵西下滎陽城進拔成皐漢王獨與滕公出北渡河從張耳韓信軍畱止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項王聞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我十五日必定梁地於是引兵東四年項王擊陳畱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項王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

好○得○力○入○

好、漢、

好○要○緊○得○力○入

項王曰彭越彊刼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漢果數挑楚軍戰大破之復入成皋項王聞破則引兵還使人謂漢王曰天下洶洶徒以吾兩人願與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於是項王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項王十罪項王怒伏弩射

（真奸漢）

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而韓
信已破齊且欲擊楚矣漢王乃使侯公說項王與約中分
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已約項王解而東五
年漢王背約進兵追項王與齊梁諸侯皆大會項王壁垓
下軍少食盡漢率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
好歌
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
真好漢
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忼慨自爲
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
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項王泣下數行
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

餘人夜直潰圍南出平明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至陰陵
迷失道問一田夫田夫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
及之項王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項王自度不
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
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
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
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而為圜陳外嚮漢騎圍之數重項
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
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
楊喜為郎騎追項王項王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乃

○真○好○漢○

謂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項王笑曰乃天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

○說天○亦是天與以好漢不與以知慧可如何

○大○是○英○雄○語○

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無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獨項王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

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蹂踏爭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爲列侯漢王乃以魯公號葬項王於穀城爲發哀哭臨而去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嗚呼此其所以爲漢王也

乘時復業

齊王田横

田儋者狄人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横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畧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因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魏請救於齊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大破齊魏軍殺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立田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横爲將平齊地後榮自立爲齊王盡幷三齊之地

項王聞之乃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釋齊而歸擊漢連與漢戰相距榮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橫以為然

橫〇大〇錯〇 信亦大錯

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之走博陽齊王廣被虜橫乃自立為齊王及漢王立為皇帝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乃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

是

使還報高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來人馬從者
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
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田橫乃與其客二人
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
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
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
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
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
一見吾面耳今陛下在雒陽斬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尚未
敗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

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
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
二客穿其塚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
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
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漢高祖皇帝

漢高祖劉邦、字季、沛豐邑人也、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爲泗上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嘗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善沛令、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賚、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

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呂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箒妾呂公女即呂后也高祖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

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

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即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陳涉起蘄至陳自立為楚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眾已數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

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
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
令、開城門、迎高祖、立爲沛公、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
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秦二
世二年、夏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六
月、沛公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懷王與諸將
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二世三年也、秦兵彊常
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願與
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禍賊、嘗攻
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

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沛公與南陽守齮戰犨東大破之畧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秋七月南陽守齮降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漢元年冬十一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

入咸陽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約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十二月項羽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

王○者○之○師○

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
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
是天子氣又可擊
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
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會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
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沛公乃因良見伯謝羽鴻門羽
乃解二月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
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漢王
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因聽
韓信策還定三秦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
於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

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漢王曰善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當是時齊王田榮旣亡榮弟横收得數萬人復立榮子廣爲齊王羽雖聞漢東旣擊齊欲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到外黄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

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
此天　也漢祖說天則可項王說天卽不可
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乃得與數十
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不得道逢孝惠魯元載與俱行
審食其從太公呂后反遇楚軍楚常置軍中以為質漢王
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
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
關中老弱未傳者悉詣軍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
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閒破之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八
月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九月信等
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三年冬十月

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
隨何既說黥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布戰不勝
十二月布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至成皋項
羽數侵奪漢甬道軍乏食漢王乃從陳平計與平黃金四
萬斤以間疏楚君臣夏四月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
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
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於是陳平夜出女子
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
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
騎出西門遁羽燒殺信漢王出滎陽至成皋入關收兵欲

復東。大是。轅生說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臯。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遂圍成臯。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北渡河。宿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

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臨河南饗軍小修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復擊破楚軍羽乃謂海春侯曹咎曰謹守成皋即漢王欲挑戰愼勿與戰羽遂引兵東擊彭越四年冬漢果數挑成皋戰又使人辱之曹咎怒渡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漢王遂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羽既下梁地十餘城聞成皋破乃引兵還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

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於是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皐十一月漢王疾瘉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又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絶楚糧食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患之

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歸太公呂后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

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
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
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
兵來十二月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知盡得
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
悉定二月漢王即皇帝位夏五月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
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
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王仁
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
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

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眞英雄語）
（英雄）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
（可敬哉）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
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
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
所以爲我擒也秋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六
年冬人告楚王信謀反上用陳平計僞遊雲夢會諸侯于
陳信迎謁因執之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秋九月匈
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七年冬上自將擊信於銅
鞮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遂至平城爲

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十年代相國陳豨反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昌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各封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是月也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上還雒陽秋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布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缶布走令別將追之斬布番陽上還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

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
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
項○王○失○意○泣○漢○王○得○意○亦○泣○英○雄○故○多
感○泣○矣○
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
家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
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十一月上自淮南還過魯以太
牢祠孔子西還長安刑白馬與蕭何等諸大臣啑血盟曰
王○意○定○矣○
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藏
盟金匱剖符分封使世世襲其爵而誓之曰黃河如帶泰山
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
既薨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

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夏四月帝崩壽五十三即位七年起兵五年共十二年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侯故與帝爲編戸民北面爲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或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以攻關中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發喪大赦天下葬長陵

孝惠即位、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元年冬、呂氏殺趙隱王如意、二年冬、齊悼惠王來朝、恐呂后畱之、乃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爲太后、秋七月、相國何薨、四年春三月、惠帝冠、赦天下、除挾書律、五年、相國參薨、六年、舞陽侯噲薨、七年秋、惠帝崩、在位七年、呂后臨朝八年、太史贊曰、孝惠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爭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